



放牛人倒在洪水里

□ 张 艺

雨水的降落并不讲求公平。在地球上的不同坐标，有人渴盼雨，有的人家被大水冲垮。

比如以色列，这个位于地中海和死海中间的国家极度缺水，如果去看它的卫星云图，约2.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三分之二都是沙漠。当地流传着一首为雨欢唱的童谣，雨，雨，天空来，小雨点，整天下，滴答滴答，小手拍拍。不过，以色列也是50年来世界上少有的沙漠面积缩小的国家。近百年的时间，这里创造了水的奇迹，沙漠变农田，贫瘠的土地开出花。这个不足中国一个省大的国家每年出口数十亿美元的辣椒、番茄、西瓜和其他耗水农作物，有欧洲冬季厨房之称。

可以说，如果没有解决缺水危机，地图上就不会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曾任以色列总理的列维·埃巴科尔打了个比方：水之于一国，如血之于人。1939年5月，以色列还未建国。管辖巴勒斯坦地区的英国发布白皮书称，严格限制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其中提到的首要原因就是，生态脆弱，水资源不足，巴勒斯坦托管地必须限制人口增长。

有人记得，小时候洗澡时，妈妈帮她擦干身体，穿好睡衣后，会拿一只塑料桶回到澡盆装水，用这些还带着肥皂沫的水浇灌院子里的花和其他植物。

这样的故事还是在以色列中上层社区才会出现。从小，每个以色列人耳濡目染，水何其珍贵，不能浪费的道理。在教学生如何洗澡刷牙的课堂上，老师会同时告诉他们如何尽量少用水。

惜水如惜金，还有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尽管被海洋包围，但淡水资源极度匮乏，需要从马来西亚进口。

1965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每一项政策都可能因为水资源问题让我们屈服。一次，他面对电视镜头哭诉：水，挡住了新加坡所有的发展前景。

在澳大利亚，70%的地区年降雨量在500毫米以下，旱灾频发，雨水弥足珍贵。为此，悉尼政府规定，新住宅须安装雨水收集系统以减少对饮用水的消耗。而新加坡地表的三分之二都是集水区，再根据清洁、饮用等不同的用途分别过滤。

以色列人找水更为曲折。他们试图通过非常规的方式汲水。挖掘建造新管道、水泵和闸门，在低于海平面213米的加利利海，在海拔近914米的耶路撒冷，在潮湿寒冷的冬天和干燥炎热的沙漠，以色列国家输水工程必须完美适配这些条件。土地的细密孔隙吸收着来之不易的每一滴水，造福后代的国家输水工程也被印在以色列的纸币上。

善治国者必先治水，以色列的经验足以印证这句话。以色列的造水工程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环节，从海水淡化、漏损控制、水的再利用、污水处理，到变革水务体制等。同时往这些环节中注入新技术、注入统筹全国的视角。

终于，水丰盈了这个国家的毛细血管。如今，以色列包容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移民，成为二战后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948年建国时，以色列人口是80.6万，2014年年底这个数字飞升830万。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英国经济学家们认为巴勒斯坦全部地区能容纳的人口不超过200万。

我国也将节水上升到国家层面。去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联合印发了《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其中提到，我国人多水少，全社会节水意识不强、用水粗放、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而接下来，节水优先，以水定城、以水定产，水资源承载能力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

在这场造水节水风潮中，有人用以他平他谓之和形容人水关系，人类不能脆弱水生态下的听命者，也没有摆出征服者的姿态，对水的尊重和保护才得以万物丰长。

《创水记：以色列的治水之道》 [美]赛斯·西格勒 陈晓曦、叶允允 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目前，围困村庄的洪水还未消退，村里娃在水边放牛。



谭买喜家。



谭买喜走后，65岁的老伴刘兰花在挑水喂牛。

子。谭买喜的老伴刘兰花说，5个孩子中只有三女儿还单身，他希望孩子早点成家。

谭买喜养的牛中，两头水牛个头最大，去年牛贩子开价2万元收购，被谭买喜拒绝，黄牛能卖，这两头水牛耕地、耙地，种地的牛不能卖。

今年6月底，两头黄牛不慎跌落湖中淹死，谭买喜很心疼。暴雨又淹掉稻子、芝麻和棉花，几近绝收，他不能再失去一头牛了。

布洛堰的水一夜间涨了上来。谭买喜去布洛堰牵牛时，水已淹没布洛堰和整个荒洲，以及一条水泥路和一座桥。

村民洪忠民（化名）住在斜对着布洛堰的村口，他看到谭买喜在高处停下摩托车，蹚着水往布洛堰方向一步一步挪过去。

放牛的其他村民帮着谭买喜把黄牛赶上高地。水里只剩下那两头水牛，谭买喜要去解开它们的绳套。

水先到他的膝盖，往里走（水）又到腰间。洪忠民说，没有任何征兆，新妙湖上游突然涌来一米多高的洪水把谭买喜冲倒，洪水好急。

喊他来不及，他在雨里也听不见。另一位目击村民说，谭买喜当时走了100多米，离水牛大概还有150米，大雨拍打着水面、雨衣，急水头一米多高，把他一下子拍倒，倒向布洛堰水塘那边去了。

目击者看到，谭买喜在水中挣扎几

下，便消失在浑黄的洪水中。两头1000多斤的水牛被冲走，其中一头溺亡。

寻找

谭买喜的老伴刘兰花说，5个孩子中只有三女儿还单身，他希望孩子早点成家。

谭买喜养的牛中，两头水牛个头最大，去年牛贩子开价2万元收购，被谭买喜拒绝，黄牛能卖，这两头水牛耕地、耙地，种地的牛不能卖。

今年6月底，两头黄牛不慎跌落湖中淹死，谭买喜很心疼。暴雨又淹掉稻子、芝麻和棉花，几近绝收，他不能再失去一头牛了。

布洛堰的水一夜间涨了上来。谭买喜去布洛堰牵牛时，水已淹没布洛堰和整个荒洲，以及一条水泥路和一座桥。

村民洪忠民（化名）住在斜对着布洛堰的村口，他看到谭买喜在高处停下摩托车，蹚着水往布洛堰方向一步一步挪过去。

放牛的其他村民帮着谭买喜把黄牛赶上高地。水里只剩下那两头水牛，谭买喜要去解开它们的绳套。

水先到他的膝盖，往里走（水）又到腰间。洪忠民说，没有任何征兆，新妙湖上游突然涌来一米多高的洪水把谭买喜冲倒，洪水好急。

喊他来不及，他在雨里也听不见。另一位目击村民说，谭买喜当时走了100多米，离水牛大概还有150米，大雨拍打着水面、雨衣，急水头一米多高，把他一下子拍倒，倒向布洛堰水塘那边去了。

目击者看到，谭买喜在水中挣扎几

猛的洪水。

7月16日，下游一位村民在新妙湖闸附近找到谭买喜的遗体。

都昌县委宣传部称，经向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核证，今年洪水发生至今，都昌县未出现因灾死亡人员，谭买喜自己牵牛跌到池塘淹掉，认定不算因灾死亡人员，只是时机很敏感，淹掉以后洪水就来了，没搜救到，出事地点不在村庄受灾范围，是一起意外失足、意外事故。

谭买喜的遗体被找到后，由于当地有死人不能上船的风俗，谭盛东坐在船上用竹竿将遗体推到岸边，抬上岸。

谭买喜依旧穿着落水时的雨衣，双臂前伸呈游泳状，一只脚向后蹬着，他肯定还在使劲游出去。谭盛东说。

老牛

谭买喜只是湖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普通到5个子女一时想不出父亲和其他村民有什么不一样：年复一年从土里刨食，种地、放牛。

直到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来跟谭买喜告别，谭华英姐第五个才知道父亲生前人缘那么广。来送他的人坐了30多席。其中许多人因谭买喜看牛病结识。

谭买喜父辈曾有人做过牛贩子，会看牙口，看牛病。谭买喜跟着学会了，成为民间兽医。谭盛东说，父亲为邻里乡亲看牛病，从不收费。他看牛病，带来好名声，小牛犊都卖到山那边的湖口县。

谭买喜4年前只养四五头牛。他不敢多养，因为本钱不足，也因为当时偷牛贼猖獗。为了防盗，谭买喜带着一条狗睡在农用三轮车后斗里看牛。

在子女眼里，谭买喜是一个没啥手艺、没啥文化的农民。三女儿谭小英说父亲为人诚信、勤劳、节俭、干活卖劲。

村里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太太说，谭买喜是个好人，就是命苦。

5个子女在外打工，家里10多亩地由他和老伴两人耕种至今。谭买喜家至今未通自来水，家里打了两口10米深的井，干旱时，人畜共用。

一年四季，谭买喜只有那几件洗了穿、穿了洗的衣服。在收拾遗物时，谭华英整理出两大包新衣服，都是儿女们给他买的，他一直不舍得穿。

他在吃晚饭时爱喝半两白酒，10元一斤从镇上买的散装酒，尚未喝完，装在白色塑料桶里。

谭买喜不会使智能手机，生前用着一部100多元的老人机，这部手机最强大的功能是用手电筒模式，这方便了他在黑夜里看牛。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除了小女儿谭凌英，其他子女都回到家里，谭买喜和老伴在锅台煎油饼。他说希望八月十五全家能团圆。

5个子女初中毕业后，一个带一个到外地打工。谭华英先到北京大兴的服装厂做工，5个人陆续落脚在服装厂。北京疏解低端产业后，他们又跟着服装厂的浙江老板到杭州、宁波做工。

在这平静的水面下

依然痛哭流涕。

歙县洪水退去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没想到，一些应届生对高考延期一天感到新奇、兴奋，不是见证历史，而是一不小心成了历史。

7月9日中午，一位送考生的家长在考点外告诉我，自己是孩子的大姨。洪水冲进了他们的店。孩子这几日住校，本来以为可以瞒住他，但接考车正好路过他家门口，孩子还是看见了一切。晚上，孩子连打了4个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

她说，平时遇到高考这么大的事肯定是举家送考，而如今她只能作为家长代表来看一眼，让孩子安心，他的父母还在清点损失，收拾残局。

无意中刷到的一条短视频揪住我的心。一座484岁的老桥被洪水冲击，短短几秒内轰然崩塌，视频里，连呼的几声天啊，天啊，突然击中了我。我们决定，寻找这座老桥。

老人在江南，天天从老桥上走过。如今60岁的她住在江南，父母的家在江北，每次去看父母时，也会特意绕道从桥上走过。

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十几岁时走老桥去买煤饼的经历。老桥斜坡陡峭，她拖着笨重的大板车，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跑步助力。

说着说着，她的泪水就盈满眼眶，她说：老桥不像博物馆的文物来之高阁，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在那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我们先后遇到一对年轻的父子、一位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小学老师、一对此前住在这里的夫妻等人。他们听闻老桥倒塌，前来凭吊。警戒线内站着的执勤人员，虽然不动声色，但默默允许我们去拍摄几张老桥照片。

老桥形体已逝，我惊讶于这座小城里的人们对老大桥的感情。在我眼前，这群屯溪人个个化身诗人，嘴里蹦出充满灵感的语句，有人记得在古桥石头缝里肆意生长的野草，有人想起桥头出现过古董铺、卖时令瓜果的小摊、还有近几年出现的弹吉他的年轻人。头发花白的老人，则会背诵起一首都达夫途经屯溪所作的《屯溪夜泊》，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

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

三位老人和孙辈来到老桥隔空相望的新桥上，随身带着厚厚一摞照片。每逢春节、中秋时，这个四代的大家庭团聚，都会以老大桥为背景拍一张全家福。这个家族越来越大，子孙繁茂，有人去了北京定居。

三位老人不约而同地跟我讲述了同一个故事：老大桥曾见证过他们的父亲第一次骑自行车的样子，那时还是大少爷的父亲，和别人打赌，跨上当时时髦的自行车在老桥上跨了一个来回，最终在接近终点处摔断了手。

在这座与老桥平行的新桥上，三五个陌生人遇见都能侃上两句关于老桥的大山。

在一篇论文里看到，集体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基本依据。集体记忆的消失则注定造成共同体的孱弱、分裂和覆灭。我们在屯溪待了整整5天，围观了一场大型集体回忆，直到老桥的倒塌又成为人们新的集体回忆。

老桥的回忆还盘桓在屯溪人的头脑中，7月13日我们匆匆转场，溯流而上，来到九江湖口。在前一天7月12日10时，长江湖口站水位达到22.49米，超出警戒水位2.99米，距离1998年最

(下转8版)

手记

□ 江山

离开江西湖口的前一天，我在舜德县青竹村又一次坐上救援船。

那几日，因为鄱阳湖迅速长胖，185座单退圩堤进洪，很多村庄一夜变成了一座座孤岛。救援船成为他们的交通工具之一。

湖面辽阔，白鹭扑腾着翅膀消失在林间，不知名的灰色水鸟在水面点了几下，掠过长空。如果不是半截屋顶、垂至水面的电线在身边掠过，会错以为这里几个世纪都是这副模样。

水底下，静静地躺着稻谷、豆角、棉花、玉米，鱼儿在饱餐。大水冲走了养殖户的鱼，也招来了大批钓鱼的人，有人欢喜有人忧。

来江西湖口前，7月7日，我和视频组同事前往安徽歙县，报道高考因洪水被推迟的消息。

在安徽黄山，人们回忆起的是1996年的一场洪水，老人们能清晰地说出洪水淹没到楼房墙壁上的某个位置。一位老人，向我们回忆1954年的洪水，洪水吞没了她家乡安徽无为的土地，一家人流离失所，父兄皆在途中去世。即使垂垂老矣，她讲述此事时